

肖克凡著

初

波澜壮阔的历史里

工人世家的平民传奇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篇原创丛书

肖克凡著

机器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器/肖克凡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 12
(大风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5404-3587-9

I. 机...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36054号

机器

肖克凡 著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2006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410,000 印数: 1-40,000

ISBN 7-5404-3587-9

定价: 29.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我为这部小说取名《机器》，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运转。有谁愿意停止呢？尽管停止也是一种生命状态，然而我们还是选择运转。

——肖克凡



主 编：张 炯
李国文
副主编：贺绍俊
谢不周
出版人：刘清华

肖克凡 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学院院长，一级作家。出版长篇小说5部、中短篇小说集8部、散文集2部，有的作品被改编为话剧和电视剧上演。曾获《中国作家》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以及天津市首届青年作家创作奖。

责任编辑：谢不周

装帧设计：郭天民

目 录

螺丝钉卷

- | | |
|---------|----|
| 1·工厂与作坊 | 1 |
| 2·脚趾与眼睛 | 14 |
| 3·孽海与爱河 | 30 |
| 4·钢铁与馒头 | 40 |
| 5·红烧与清蒸 | 50 |
| 6·怀孕与分娩 | 64 |

曲轴卷

- | | |
|----------|-----|
| 7·孵化与走失 | 74 |
| 8·疵点与鲜花 | 92 |
| 9·理智与情感 | 102 |
| 10·母亲与女儿 | 116 |
| 11·地狱与天堂 | 127 |
| 12·喧嚣与宁静 | 138 |

链条卷

- | | |
|----------|-----|
| 13·扫帚与芒果 | 154 |
| 14·初恋与情殇 | 167 |
| 15·都市与村庄 | 181 |
| 16·归去与归来 | 199 |
| 17·已知与未知 | 211 |
| 18·缱绻与绝决 | 222 |

齿轮卷

- | | |
|----------|-----|
| 19·黄昏与破晓 | 232 |
| 20·故人与黄花 | 245 |
| 21·女人与女人 | 258 |
| 22·充实与空虚 | 267 |
| 23·海水与火焰 | 287 |
| 24·凹凸与舒卷 | 300 |

装配线卷

- | | |
|----------|-----|
| 25·理想与现实 | 312 |
| 26·隐情与真相 | 318 |
| 27·谷底与峰巅 | 330 |
| 28·绚烂与澹定 | 342 |

机器尾声

355

■ 螺丝钉卷

圆柱形或圆锥形金属杆上带螺纹的零件。

——摘自《现代汉语词典》

① 工厂与作坊

华昌机器厂老东家白鸣岐一伸手撩开门帘跨进账房，大胖身子呼地带进一股冷风。说他胖，不假，黑缎面紫羔皮袍裹着一身货真价实的肥肉。叫他老东家，并不恰当。工商界惯例，儿子接班做少东家老子即为老东家。鰥夫白鸣岐四十啷当岁，顶着老东家虚名而已。

为什么呢？他儿子白小林日本留学归来迟迟不肯接班，竟然悄悄考入日商东洋纱厂做了职员。独生儿子不肯做少东家，把老子撂在旱岸上了。

家有忤子啊。白鸣岐走进账房撩起皮袍儿落座，屁股压得红木椅子说了话，吱地叫了一声。他抬头看了看墙上德国挂钟，心里知道它慢了一个钟头。华昌机器厂账房的德国挂钟，一大早儿往前拨快一个钟头，为了叫工人们提前干活儿；下晚儿往后拨慢一个钟头，为了让工人们滞后收工。这一快一慢，一天多生出两个钟头，变成二十六小时。

老账房先生被辞退便没人拨动时针了。一座工厂没了账房先生好比一座宅门没了大管家，折了手也折了脚。可巧有人推荐新的账房先生李亦墩。白鸣岐喜欢《百家姓》开篇姓氏，便同意面试。

白鸣岐是金华桥畔明江浴池常客，泡在塘子里好一堆白肉。因此这堆白肉

将见面地点约在一街之隔的金华酒楼。金华酒楼原先三层楼房，庚子年间被八国联军烧成平房。领头纵火的是日军大佐小岛次郎。这位日本大佐归国退役投身纺织工业，终于发迹形成著名的小岛家族。

坐在金华酒楼大堂里，白鸣岐点了两菜一汤，呷一口酒，吧一口菜，呼噜呼噜喝着汤。李亦墩按时到了。他脸孔清瘦目光平和，头戴栗色俗称“茶壶套”的帽子，身上裹着蓝布棉袍，脚底下黑色骆驼鞍式棉靴，不到三十岁模样。

白鸣岐试探着递烟，他说不会抽。白鸣岐试探着斟酒，他说不会喝。白鸣岐叫堂倌儿沏一壶热茶，他却要了一碗白开水。白鸣岐暗暗吃惊。当今讲究及时行乐，风行吃喝嫖赌，这位操着外埠口音的中年男子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好比麻将牌里的一条“素龙”，难得。

你以前知道华昌机器厂吗？你以前知道玛钢吗？白鸣岐连问两句。

不知道。李亦墩一句顶两句，回答了。

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聊了几句。从不轻易表态的白鸣岐认可了，当场约定进厂的日子。告辞出了金华酒楼。可巧遇见日本宪兵队满大街抓人。大胖身軀的白鸣岐向北，瘦骨嶙峋的李亦墩往南，分头走了。

华昌机器厂地处“三条石”大街东端，属于华界知名厂商。这一带的几十家小工厂，要么翻砂，要么锻铁，要么淬火，号称“热加工”；要么养着几台床子承接车钳铣刨磨的订单，号称“冷加工”；还有生产桅灯、车具、度量衡、刨冰机、小锅炉、大五金的工厂，则以“制造商”自诩。因此，这里号称“华北机器工业摇篮”。

俗话说，麻雀不大，五脏俱全，华昌机器厂就是如此：两座熔化铁水的“猴子炉”，一间退火窑，一架打磨毛坯的“滚筒”，四台冲压“熊捣子”，两台旋床，还有一架“眼儿床子”。一环环工序一道道工艺一位位工匠，华昌机器厂从热加工到冷加工一环不缺一项不少。站在高处放眼“三条石”工业区，如此门类齐全机器厂，没有几家。

最令白鸣岐自豪的不是“冷加工”，而是铸造“玛钢”。玛钢不是钢，是铁。这种以铁代钢的铸件，用于管道阀门、五金工具、自行车曲柄，市场广阔。尤其用于轨道“轱辘马”，非玛钢不可。

说起生产玛钢，它的关键环节“退火”属于绝活，难以掌握。玛钢分为“黑心儿”和“白心儿”两种，具有不同机械性能。当年，白鸣岐从“玛钢大王”手里学会这门热处理技术，如同得了太上老君炼丹术，神秘得很。白鸣岐往往选择夜半时分装窑，譬如装箱，譬如配料，譬如码放，譬如封窑，譬如烧火，譬如测温，他独自操作，身旁不得留人。这一窑玛钢一烧就是五天，白鸣

岐寸步不离日以继夜，俨然乌龟瞪蛋守护着即将出世的儿女。

到了进厂那天，李亦墩迎着西北风揣着双手沿着三条石大街从西向东，走向华昌机器厂。三条石大街中央铺着三条青石板，连绵不断。一左一右的两条青石板，日积月累轧出两道车辙，中间一条青石板被车夫踩出两行足迹。这三条青石板，印满岁月沧桑。

来到华昌机器厂大门前，表情镇定的李亦墩看见两扇大门上露出一只只圆孔。这是一支支铆钉被强行拔去留下的窟窿。打从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日本人强行征集中国民间金属，从小孩儿的饭勺到老头儿的铁球，从小媳妇的顶针到老爷儿们的烟袋锅儿，统统回炉去了。李亦墩扭头观察周边，认为一街之隔的地方应当摆一个烟卷儿摊，卖烟卷儿应当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儿。

李亦墩构思完毕，伸手推开角门探身走进华昌机器厂。看门人一贯见人下菜碟儿，知道来了账房先生，连声致礼。李亦墩对这家工厂似乎并不陌生，一口气便找到账房。为了监视工人行动，华昌机器厂账房四面开窗，这样即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

天气冷，账房挂着棉门帘。李亦墩撩起门帘猫腰钻进去，操着鲁冀交界口音向坐在红木椅上的白鸣岐问了一声好。白鸣岐注视着新任账房先生，内心突然疑惑起来。这位而立之年的男人不嫖不赌不抽不喝，素素净净地活着到底图希什么呢？思忖着，白鸣岐反而怀疑自己选错了人。

他起身指着一摞账本说，华昌机器厂有十三名大工匠，分为甲乙两等，按半月领取工钱，食宿自理。除了伙夫杂役，还有二十三名徒工，工厂管吃管住，一冬一夏两次换季，发钱添衣裳。

噢。李亦墩仔细听着，随手抄起抹布擦了擦桌子。白鸣岐暗暗欢喜了。以前那位账房先生不好伺候，抽烟卷儿小伙计给划着洋火，喝茶水小伙计给递到嘴边，拨拉算盘珠子累了小伙计给掐肩捶背，谱儿大去了。人啊，真是不比不知道。这位新来的账房先生不卑不亢，做事不会错的。

白鸣岐抬手指着墙上德国老挂钟向这位账房先生交待了“秘诀”——每天清早儿拨快一钟头，每天下晚儿拨慢一钟头。李亦墩听罢惊诧地哦了一声。

中午吃饭，白鸣岐吩咐伙房给李亦墩做一碗“光棍儿面”送到账房，以示欢迎。“三条石”一带的华商工厂多年以来形成“长迎短送”习俗，迎新进门吃面条，结账走人吃饺子。兵荒马乱年景不济，迎新只能吃杂面条，走人只能吃荞麦饺子。

李亦墩吃了一碗杂面条，动手洗了海碗送回伙房。大师傅见他如此谦恭，反而端起架子。李亦墩并不介意，放下海碗回去对账了。

那天在金华酒楼见面，李亦墩跟白鸣岐说明自己是单身汉。老东家给他在

厂外安排住处。李亦墩一口谢绝，说账房先生睡在账房里，更好。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连几天伏案对账，算盘珠子从早晨响到晚上，除了吃饭喝水，那就是睡觉了。

只用三天核账完毕，李亦墩手捧三册账簿交给白鸣岐。老东家哪里知道，与此同时李亦墩还完成了《一个资本家剩余价值分析》的整体构思。这篇重要文章后来发表在中共北开特委地下刊物《反抗》杂志头题位置。几经周折这册杂志通过秘密交通线传到延安，引起了一个名叫刘少奇的人的注意。《一个资本家剩余价值分析》的发表注定了四年之后“进城干部”李亦墩投身工业战线的命运。

冬日黄昏，王金饼扛着铺盖卷走出火车西站，一路打听三条石华昌机器厂，跟谁说话都是点头哈腰的样子。这个身穿黑棉袄黑棉裤的庄户小子来到工厂大门口，心里犯怵不敢进去。

十八岁的王金饼大脑袋细脖子，操着泊镇口音。他挪动脚步进厂，被看门人一声喝住，盘问得底儿掉。抱着铺盖卷跟随看门人走向工厂深处。迎面是一座工房，一台滚筒发出叮哩咣啷声响，好像里面盛着妖魔鬼怪，等待《水浒》里洪太尉放生。穿过这座工房是一个原料场子。几个小伙子光着膀子正在劈铁——隆冬天气嘿哟嘿哟抡着“窝头锤”，满头大汗亮出一身“肉块儿”。王金饼心里好生羡慕，以为遇见武松。

前面一间四面有窗的是账房。看门人引着王金饼进去。没人。一张桌子，配着两把官儿帽椅，四出头式样。两尊瓶胆蹲在条案上，插着鸡毛掸子。屋里生着火。王金饼瞅见炉上坐着一只铁壶冒着热气，渴了。他从包袱里取出蓝花粗瓷大碗给自己斟了一碗热水。

看门人瞥了一眼说，你小子进了门就饮驴。王金饼端着大碗说，白鸣岐是我表叔，我娘告诉我进了表叔工厂不要拿自己当外人。

白鸣岐是你表叔啊？那慈禧太后还是我姑奶奶呢。长相酷似梁山好汉时迁的看门人趁机从账桌上捏起半截子烟卷儿夹在耳朵上，说你自己等着吧，抬腿走人了。

王金饼端着大碗一动不动好似一尊蜡人儿。就这样蜡了一会儿，一个身穿黑色皮袍的大胖男人撩开门帘迈进账房。他目光睨着账房，满脸疑惑问道，你这根萝卜是从哪块地里冒出来的？

我叫王金饼，黄金的金，烧饼的饼，我来投奔华昌机器厂老东家白鸣岐。王金饼慌忙把大碗塞进包袱里，小学生背书似的。

我就是白鸣岐。他上下打量着王金饼说，账房先生呢？

这时李亦墩掀起门帘走进账房，不卑不亢说去了一趟茅房。白鸣岐一把拉

过王金饼对账房先生说，这是从老家来的学徒，你给他立一张生死字据。

李亦墩随即落座铺开纸笺打开墨盒，表情依然沉静如水。白鸣岐当场口授字据内容，清脆洪亮，就跟大街上数快板儿似的。

三年学徒，一文不名。跌打损伤，概不照应。走失拐带，责任自擎。投河觅井，交保诉讼。三年满师，东伙两清。双方自愿，立据为凭。

数完这段快板儿，白鸣岐迈着大步走出账房，奔向工厂后院开炉化铁去了。

李亦墩和蔼地询问新来学徒的名字。王金饼如实报出大号，还说出自己乳名“饼子”。面孔清瘦的账房先生沉吟片刻说，金饼的饼字不大好听，麻将牌里不是有饼子嘛，三饼五饼容易引人取笑。你若是经常遭人取笑，就自卑了。一自卑，人就萎了。人活一口气嘛，萎了不好。我看还是改字不改音，炳代表光明，你就改成王金炳吧。

光明？好啊好啊。我愿意光明。王金炳连连点头说，当年我爹给我取名饼子是为了一辈子不挨饿有粮食吃。我从泊镇老家投奔华昌机器厂学徒，从今后有了饭碗不挨饿了，您给我改成王金炳吧。光明好啊，亮堂堂的。

那就改了。账房先生一边说一边写，之后让王金炳在契约上按了手印。

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民以食为天的王金饼摇身变成追求光明的王金炳。

他抱着铺盖卷住进了华昌机器厂的“学徒大炕”。就一间“篱笆顶”大屋里垒着两条大炕，左边大炕睡十二个学徒，人挨人；右边大炕睡十二个学徒，人挤人。基本是大车店的格局。王金炳进了屋，一看左边大炕尾巴空着一个位置，便打开包袱取出棉被填补进去。他反身出屋找到一块青砖，有了枕头。

天黑了，也没人招呼王金炳吃饭，他暗暗扛着。盘腿坐在大炕上，肚子却叽哩咕噜讲了话，说饿了。他心里寻思着，操！金饼改成金炳不是不挨饿吗，这一光明我倒没饭吃了。

突然屋门大开，身穿黑色棉裤黑色棉袄的学徒们吃罢晚饭回来了。人多了，屋里空气顿时混浊，添了汗脚臭鞋的味道。学徒们看见屋里添了一个傻头傻脑的新人，有的过来搭讪一声，有的投来审视的目光，有的根本不理不睬。王金炳局促不安，小团圆媳妇似的。

一个瘦猴儿模样的学徒别着牙缝儿打着饱嗝儿说，他妈的今天晚饭我没吃好，炖肉吧我嫌肥，熬鱼吧我嫌腥，烧羊腿吧我嫌膻，烤鸭子吧我嫌腻，唉，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喝了两碗稀饭。喝了稀饭又遇到麻烦了，有人非要把他家的大闺女许配给我。唉，娶媳妇我嫌麻烦，这搂着女人睡觉多累啊。你们听过“四大累”吧？挖窑泥，筑河堤，养活孩子，操大灰。

学徒们听罢哄堂大笑，认为这四种活计瘦猴儿说得非常贴切。

炖肉熬鱼烧羊腿烤鸭子，王金炳听了并不觉得馋，这一宗宗美味佳肴对一个乡下孩子来说实在陌生。他听了只是觉得饿。馋和饿是不一样的。馋是想吃好的，饿是想吃饱了。至于“四大累”什么的，饿瘪肚子的王金炳不去理会。他只知道“四大瘪”：撒气轱辘，死蝉蛻，老太太奶子，饿死的胃。

王金炳悄悄下炕，溜了出去。厂院里很安静。一股铁锈的味道扑面而来，浓浓地直入肺腑。王金炳在农村嗅着黄土味道长大，遇到这种铁锈味道好生新奇，耸着鼻子吸了几口。远处账房泄出几缕灯光，恍恍惚惚使人想起《聊斋》。

李亦墩踱出账房说，王金炳你还没吃晚饭吧？我领你去伙房。王金炳感动了，深一脚浅一脚走向伙房。伙房里两个厨子下棋，楚河汉界吃卒宰仕拿马捉象，杀得血肉横飞。李亦墩说新来的伙计耽误了晚饭还饿着肚子呢。

胖厨子说那就饿一宿。瘦厨子说饿了让他喝凉水。李亦墩观看棋局拍着胖厨子肩膀说你想反败为胜我给你支儿招，你赢了可不能让这孩子饿肚子啊。

胖厨子撇了撇嘴。李亦墩说残局马上炮回乡。王金炳忐忑地瞅着这盘跟自己肚子密切相关的棋局。双方走了七八步，彼此对掉三子。李亦墩一连支出几招儿。胖厨子完全成了应声虫。

李亦墩突然说，车沉底！胖厨子啪地一挺“车”。瘦厨子的“帅”没了去处，被卡死在宫里。

胖厨子果然反败为胜，颠儿颠儿去灶台取了三个杂合面饼子。瘦厨子气急败坏瞪着账房先生说，您老人家能耐不小哇，诸葛亮转世吧？

李亦墩慢条斯理地说我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瘦厨子急了说我是死耗子啊你骂人不吐核儿。

手捧杂合面饼子王金炳狼吞虎咽。胖厨子端来盐罐子说，你小心别咬了自己手指头。

离开伙房，李亦墩顶着夜色语重心长地说，你先干杂活儿，沏茶打水洗衣裳涮尿盆，一天到晚伺候老东家。学徒三年你偷到几分手艺就算不错了。

肚子里添了三个杂合面饼子和几粒盐，感觉有了气力。王金炳给账房先生鞠了一躬，回到“学徒大炕”去了。大屋里黑了灯，响起一阵鼾声。残存的炉火透出几丝微光，给漫漫冬夜送来温暖。他沿着左边大炕摸索着，终于找到炕尾位置，一摸却没了被褥，只剩下那块充当枕头的青砖。

谁弄走了我的铺盖卷呢？他情急之下大声发问，却没人理睬。他在黑暗里走了几步，脚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蹲下身子一划拉——地上铺着保暖的稻草。张开双手敛起一束稻草，随手扔在余火未尽的炉盘上，上炕和衣躺下了。

那一束稻草不遇明火难以燃烧，散发出一股股青烟。青烟缭绕弥散开去，

在大屋里制造着仙境。那青烟不声不响钻进人们鼻孔，去肺里做客了。

黑暗里有人在梦乡里被呛醒了，咳嗽着发出疑问，他妈的哪儿来烟气啊？呛死我啦。

和衣佯寐的王金炳捏着鼻子喊了一声着火啦，呼地爬起跳下炕去。

只听得噙地一声如同一瓢冷水泼进滚热的油锅，顿时炸了。惊慌失措的学徒们抱起被褥争先恐后窜出“学徒大炕”，好似一群没长羽毛的小鸟儿挤成一堆。

王金炳从墙洞里取出油灯凑近火炉，点亮了。他擎着油灯沿着大炕从左边炕头搜到左边炕尾，从右边炕尾搜到右边炕头，没有发现自己的铺盖卷。他找到火筷子掀起炉盘，将稻草灰烬扫进炉膛，快步走出“学徒大炕”，黑灯瞎火站到人群里去了。

老东家白鸣岐喘着粗气赶来了，高声发问出了什么事情。瘦猴儿抢先回答说，大屋里冒烟着了火，把我们给呛出来啦！

看门人跑来了，他闪身进屋，一眨眼工夫反身折回，大声向老东家报告说没着火。白鸣岐连声追问这是谁谎报军情存心添乱啊。

见没人吱声，老东家白鸣岐说以后不许诈尸赶紧回屋睡觉吧。王金炳声音颤抖着说我的铺盖卷丢了。

白鸣岐疑惑起来。华昌机器厂风气端正没丢过东西。外贼不怕，要是内有鬼我绝不轻饶！

气氛霎时紧张了。人们起先面面相觑，然后互相躲闪，惟恐无意之间沾了腥惹了骚，一下毁了自身清白。

瘦猴儿学徒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冻得哆哆嗦嗦冲着一棵大槐树说，你们看呀树杈上挂着一个包袱，兴许是王金炳的铺盖卷吧？

白鸣岐指使瘦猴儿学徒说，佟小喜，既然你看见啦，那就搬梯子把铺盖卷取下来。

名叫佟小喜的瘦猴儿学徒扛着梯子跑到大槐树下，迎着夜风伸出竹竿挑下铺盖卷。王金炳朝着佟小喜说了声谢谢，彼此心照不宣。

第二天，王金炳去“学徒大炕”搬铺盖卷，进屋看见佟小喜盖着两条棉被，浑身哆嗦。他伸手摸了摸瘦猴儿额头，饼铛一样滚烫。

王金炳端来一碗水说，你要不藏我的铺盖卷也不会半夜受寒啊。

瘦猴儿有气无力地说，新来的受整治，这是学徒老规矩，去年他们把我铺盖卷扔到煤堆里去了。

我从小没人关照，你们以后不要欺负我了。扛着铺盖卷走出“学徒大炕”，王金炳搬到老东家外屋去住了。

白鸣岐丧妻多年未续，一年四季泡在厂里，样样需人伺候，时时要人打理。就这样王金炳成了白鸣岐的贴身小伙计。

贴身小伙计很苦。一大早儿睁开眼睛，拎起瓷壶跑到水铺去沏茶；老东家喝了茶，预备香胰子洗脸，白牙粉刷牙；晌午厂里伙房饭菜不对老东家口味，挎上食盒去饭馆叫菜，不是“独面筋”就是“爆三样”；过午时分老东家吃甜食，端着碟子去打“红果酪”或者“枣儿羹”；晚上睡觉，给老东家烫尿盆儿灌热壶焐被窝儿；半夜里老东家醒来渴了，要送茶水，不凉不热正对口……如此这般，一天昼夜晨昏十二个时辰，脚手不拾闲，而且累心。细胳膊细腿儿的王金炳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外加一只大象鼻子。

华昌机器厂闲着一辆胶皮人力车，轱辘瘪了很久。打从来了王金炳，这辆车复活了。白鸣岐让他练习拉车，围着厂院绕圈儿。没练几天便合格了。王金炳心里说，伺候吃喝拉撒行走坐卧，我成了全科人。

天气暖和，蜘蛛出来织网了。一天早午白鸣岐换了春季装束出门办事，招呼王金炳备车。账房先生李亦墩跑来向老东家报告，说瘦猴儿佟小喜半夜爬树受凉，一连几天发烧，喝了几服汤药不见好转，半夜里死了。

什么！王金炳惊了，撂下人力车大步朝着“学徒大炕”跑去。

瘦猴儿尸体停在床板上，显得瘦小干瘪。撩起白布看着瘦猴儿遗容，想起他嘻嘻哈哈说着“炖肉吧我嫌肥，熬鱼吧我嫌腥，烧羊腿吧我嫌膻，烤鸭子吧我嫌腻”的淘气模样，心头一阵酸楚。

白鸣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招呼着。王金炳强忍泪水跑去拉起胶皮人力车，载着老东家出了华昌机器厂。

一路狂奔疾跑，他好像一匹脱缰烈马。白鸣岐坐在车里连声喝斥“你疯啦”。王金炳冷静下来，沿着河堤走向日租界，心里压了一块石头。

瘦猴儿冒坏水儿藏我铺盖卷，我弄出半夜火灾让他受寒着凉。现在他死了，我身上背了一条人命吧？低头拉车寻思着，王金炳觉得自己有了污点。

一路找到东洋纱厂职员公寓。这是一座日式二层紫砖小楼，绿地里栽着一棵樱花树。下了车白鸣岐看到小楼前挂着“九州寮”横匾，满脸不屑表情。中国人吃米饭日本人也吃米饭，中国人喝茶日本人也喝茶，中国人用汉字日本人也用汉字。日本人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跟中国人学的。

“九州寮”的看门伯役是“高丽棒子”。白鸣岐说明来意，伯役面无表情地引着来访者在“九州寮”门口脱掉鞋子，打着赤脚走进会客室。华昌机器厂的老东家只好折叠双腿坐在榻榻米上，窝屈着大胖身子气喘不止。

他来到九州寮是给儿子白小林下达最后通牒的。他听说，白小林在东洋纱厂使用日本名字小林白。白小林——小林白。这姓氏的颠倒使得一个中国人霎

时变成一个日本人。当爹的绞尽脑汁也想不通，儿子怎么愿意变成日本人呢。

中国人白小林或者日本人小林白出现了——他身穿鸦青色和服，脚踏梆梆木屐，一串碎步走到会客室门口，脱鞋进门向父亲深深鞠躬致礼。华昌机器厂老东家看到儿子的东洋做派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便认为这小子没救了。中国人白小林操着日语吩咐着高丽伯役。高丽伯役“哈咿”一声给白鸣岐奉了茶，躬身退下了。

父亲立即对中国人白小林说，当年你爷爷一介书生变卖家产兴办华昌机器厂，决心实业救国。我一块块银元垫脚把你送到日本留学，这也是为了实业救国。你学成归来放着自家工厂少东家不做，跑到日本工厂当职员。你这是想气死我呀。

日本人小林白躬身跪坐，抬手扶了扶戴在脸上的日本眼镜，表情郑重语调和缓说，请您不要生气。我在东京留学学企业管理，毕业回国进入日商东洋纱厂见习，这是学以致用嘛。

学以致用？白鸣岐端起黑陶茶盅呷了一口日本茶水说，人家东洋纱厂是工厂，咱家华昌机器厂就不是工厂啦！你学以致用可以在华昌机器厂，何必舍近求远呢？白鸣岐愈说愈生气。

爹爹，咱家华昌机器厂不是工厂，是作坊。我在作坊里做少东家，那是不能学以致用的。您知道现代企业制度吗？您知道有限责任公司吗？您知道独立董事吗？

东洋纱厂高级职员小林白侃侃而谈，倘若依照日本公司标准衡量中国企业，我们工厂不多，作坊不少。您非让我接手华昌机器厂做少东家，这跟中国乡村财主家的大少爷有什么两样呢？

这么说你铁心不做华昌机器厂少东家了？那玛钢退火绝活我只能带到棺材里去啦！白鸣岐从榻榻米上爬起，气咻咻发出最后问询。

日本人小林白暨中国人白小林极其坚定地朝着华昌机器厂老东家点点头说，爹爹，中国工业要想追赶日本，我必须彻底研究日本工厂，要想彻底研究日本工厂，我必须彻底成为日本人。要想彻底成为日本人，我必须从白小林变成小林白。

我的天啊，你这是欺宗叛祖没人味！白鸣岐起身离开会客室，红头涨脑走出“九州寮”，一屁股坐在胶皮人力车里，连声感叹逆子可恶。这时王金炳心里还想着死去的瘦猴儿，一时精神恍惚。

拉车快走，你也想留这儿当日本人啊！白鸣岐气愤难当吼叫起来。王金炳吓得一激灵，看到老东家面孔变成一块铁板。

坐在胶皮人力车里，气急败坏的白鸣岐一路回味着喝进嗓子里的日本茶

水，满嘴黄豆炒糊了的味道。他咒骂着小日本儿外加高丽棒子。饼子，你说咱华昌机器厂是小作坊吗？

不——是。拉车行走的王金炳应声虫似地回应着。

你说咱华昌机器厂是工厂吧？白鸣岐坐在车里一身肥肉乱颤。

是——。王金炳拖着长腔回禀，好像京戏里的小喽啰。

白小林变成小林白，我花钱给日本人添了一个儿子？真他妈的窝囊到家了。白鸣岐越想越光火，一肚子怒气没处发泄。

一路奔跑驶进华昌机器厂大门。一辆马车拉着两台轧花机出厂给客户送货去。白鸣岐跳下人力车吵吵嚷嚷说，谁说我是小作坊，小作坊造得出这种轧花机吗？胡说八道！

走了一趟东洋纱厂职员公寓，白鸣岐中了魔怔，好像要跟“小作坊”玩命。王金炳拉着胶皮人力车归了车棚，远远看见瘦猴儿尸体停在棚子下，等待发丧。

奔向账房，白鸣岐一串脚步好似砸夯。他一脑门子官司说，我是小作坊啊？小作坊今天出大殡！

李亦墩看出老东家这是斗气，起身相迎。白鸣岐余怒难消地说，李先生，你去买一口棺材，不要狗碰儿！请一棚和尚念经做道场，半夜给佟小喜入殓。明天一早出殡，邀一班旗锣伞扇执事，伙计们扶柩，吹吹打打送到西营门外义地下葬。你还要告诉伙房厨子，从今往后每逢今天是忌日，全厂一律吃素。

李亦墩困惑地望着这位给小伙计大办丧事的资本家，以为对方发了疟子。

白鸣岐不无得意地问李亦墩，你看我像开小作坊的吗？

您不像。李亦墩谨慎地回答，终于明白老东家这是花钱跟自己较劲呢。

白鸣岐果然嘿嘿笑了。三条石哪家工厂死了学徒不是苇席一卷就埋啦？他们才是小作坊呢。我是堂堂正正华昌机器厂，咱不干小作坊的事儿！

白鸣岐滔滔不绝说着，难以抑制激动心情。王金炳一旁听着受到感动，认为老东家为人宽厚做事仁义，花钱买棺材出大殡还让全厂吃素，好人。

账房先生奉命走出工厂大门横过马路，跟摆烟卷摊的老头儿说了几句话，就去买棺材了。

天黑之后，一群和尚身披袈裟来到华昌机器厂做道场，念经超度亡魂。李亦墩从洪记杠房请来几个抬尸入殓的汉子，他们喝着茶水抽着烟卷儿，表情里透出几分机警。

十几个“摇大轮”的学徒围拢灵前，哀悼着瘦猴儿。挑头的一个叫范金斗一个叫梁三升，属于佟小喜生前友好。

华昌机器厂的老式旋床，全凭这样一只“大轮”传动两只齿轮，经过一次

变向一次变速，带动卡头旋转切削一只只机械零件。其实，老式旋床可以依靠马达传动。白鸣岐却完全依靠人工动力。旋工师傅干活儿，十几个小伙计轮番上阵，摇动那只“大轮”。一个小伙计鼓足气力摇不过两三分钟，便憋得面红发紫体力不支，另一个立即顶上继续摇动“大轮”，如此形成接力，循环下去。

于是“摇大轮”成为一门活计。这十几个小伙计，省了煤省了油省了电，一尊尊肉身充当着一台台大汗淋漓的“电动机”。华昌机器厂“摇大轮”的学徒们，胳膊麻木，腰板酸痛，头昏脑涨，胸闷气短，一个个活像十八层地狱里的小鬼儿。白鸣岐当然就是乐乐呵呵的阎王爷了。

瘦猴儿佟小喜死了，少了一个“摇大轮”的。十几个难兄难弟聚在灵前哀悼，小声议论起来。

范金斗惋惜地说，那天半夜喊叫着火咱们都跑出去了，怎么就瘦猴儿着凉死了呢？

梁三升说，那天半夜瘦猴儿搬梯子给王金炳取铺盖卷，一定是上树让夜风拍着了。夜风杀人不用刀啊。

听到人们议论瘦猴搬梯子取铺盖卷被夜风拍了，王金炳悄悄躲了。佟小喜的死跟我有干系啊。于是内疚不已。

白鸣岐来了，急声急语撵着伙计们回去睡觉，说明天起早还要出殡呢。

伙计们一个个离去了。白鸣岐回屋睡觉，白天的一肚子火气还是没有泄尽。

我花钱买棺材入殓，我花钱请和尚超度亡灵，我花钱出殡送葬，我华昌机器厂是小作坊啊？白鸣岐躺在被窝里嘟嘟哝哝，翻来覆去覆去翻来，肉身子烙饼。十张饼都烙熟了，他还是睡不着，问王金炳知道不知道《二十四孝图》。

王金炳端着茶碗说知道王祥卧鱼。听了这话白鸣岐大发感慨，你一个乡下孩子都知道王祥卧冰求鱼，他白小林一个留洋学生怎么不懂得纲常呢？还说华昌机器厂是小作坊，这个儿子我算是白养了。将来我老了，冬天想吃个烫牙火烧没人给买，夏天想碗消暑梅汤没人给端，命苦啊。

您把工厂卖了吧，卖了工厂自己享清福多好。您要是老了我伺候您。王金炳说着递上茶水。

什么？白鸣岐呼地挺身坐起瞪大眼睛望着王金炳，情绪激动地说，好哇！从明儿我教你《三字经》和《千字文》，你想学打算盘我从小九九一直教到狮子滚绣球！你愿意学吗？我还要教你“苏州码子”，这码子记账一辈子忘不了，终生受用啊。

老东家，我想学一门手艺。王金炳试探着说。